

“剧场”概念的引进与剧场观念的确立 ——重读周贻白的《中国剧场史》

王雯

(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 湖北武汉, 430056)

摘要: 周贻白借鉴西方的“theater”概念, 最早开始探寻戏曲的剧场性特征。他的《中国剧场史》一书从“剧场的组织”、“剧团的组织”、“戏剧的出演”三个方面, 首次对戏曲的早期剧场形态进行了总结。此外, 周贻白还尝试将中国剧场置于世界剧场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予以考察, 通过关注外来舞台风气对国内剧场的影

关键词: 周贻白; 剧场; 戏剧; 《中国剧场史》

中图分类号: J8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1)06-0209-05

宋春舫在《戈登·克雷的傀儡剧场》一文里曾介绍了十九世纪末期欧洲剧场所经历的两次革命: 一是易卜生提倡的剧本写实, 一是戈登·克雷倡导的剧场革新。戈登·克雷反对写实主义, 主张舞台布景的写意性与象征性。余上沅在《国剧运动序》里曾说: “近来戈登·克雷, 来因哈特等, 又做过多少试验, 发表过多少理论。可是国内戏剧界一些人对于外国已有的成绩, 又不肯去(其实是不能去)详细的参考。这样的苍蝇碰天窗, 戏剧哪有出头的希望。”^[1](4-6)]由此可见, 宋春舫和余上沅都认为戈登·克雷是西方现代剧场的开创者。在西方剧场革新经验的启发下, 他们指出研究中国戏曲的人应该抛开写实的剧本, “一直走到‘艺术的运动’那一条路上来”。^[2](56)]所谓“艺术的运动”, 指的是戈登·克雷所倡导的剧场改革。即将戏曲革新的重点从剧本的改编创作转移到剧场上, 转移到舞台艺术的呈现上来。

戏曲是剧场艺术, 应该发展其歌舞性、程式化、写意性等艺术特征。两位戏剧理论家对西方剧场革新现状的思考为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建设性意见。然而伴随着话剧职业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戏剧理论研究的重心主要集中于戏剧源流、戏剧本质, 剧团经营、舞台技术等方面的探讨, 对戏剧艺术性、剧场性问题的思考却几乎没有。一直到1936年周贻白的

《中国剧场史》一书正式出版, 这才对宋春舫、余上沅提出的重视研究戏曲剧场性研究的问题做出了回应。

有人评价周贻白: “在中国古代戏剧被正式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的早期, 就开始了对戏剧规律的探讨, 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3](40)]这是十分中肯的。我们从《中国剧场史》以及周贻白的一些相关论文中就能感受到这一点。在《中国剧场史》中, 周贻白将中国的剧场研究分成三部分, 其中“剧场的组织”分为剧场、舞台、上下场门、后台; “剧团的组织”包括剧团、脚色、装扮、砌末、音乐; “戏剧的出演”即唱词、说白、表情、武技、开场与散场。这三部分是周贻白思考的“戏剧的全部”。^[4](1)]实际上, 周贻白所谓的“戏剧的全部”以剧场为中心, 包括戏剧的舞台美术、音乐场面、歌舞表演等各个方面。《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里将“剧场”解释为戏剧的演出场所。在“戏曲剧场”辞条下,^[5](目录 11)]我们看到的是露台、庙台、草台、氍毹、勾栏(鬼门道、戏房)、查楼和畅音阁。显然, 《中国大百科全书》仅仅勾勒了戏曲剧场的建筑演变, 并将之与“戏曲的舞

收稿日期: 2011-07-11; 修回日期: 2011-09-08

基金项目: 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戏剧史家及其理论的当代价值研究”(10DB05)

作者简介: 王雯(1975-), 女, 江苏仪征人,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武汉大学文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戏剧理论。

台美术”“戏曲音乐”“戏曲导演”以及“戏曲表演”并列,勾勒出建国以来中国国内传统戏剧研究的大致范围。将这些内容与周贻白著述的剧场史相对照之后可以发现,周贻白1936年的剧场研究成果已经基本涵盖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中有关戏曲剧场的所有内容。如剧场建筑的变迁在周贻白“剧场的组织”中谈得很详尽。又如与舞台美术相关的人物造型、景物造型、舞台美术师等等,则在周贻白“剧团的组织”中做了历史的追溯。值得注意的是,周贻白的这些剧场研究成果是建立在将戏曲视为剧场艺术的观念之上。例如在“砌末”一节中,周贻白提到明代已有了舞台布景,只是这些装置不如西方剧场中那样司空见惯。究其原因,周贻白认为一是因为中国戏剧因陋就简的传统,二是由于戏曲艺术“求其象而不问其真”的美学追求使得舞台上桌椅之外的装置大都寓于演员们的动作表演和观众们的想象之中。^{[4](86)}周贻白的这些解释是有说服力的,他通过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戏曲和话剧虽然都属于剧场艺术,但它们是根本不同的。

在《中国剧场史》中,周贻白将中国剧场置于世界剧场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予以考察。

首先,他指出戏曲与话剧分属两个不同的戏剧体系。在《中国剧场史》“凡例”中,周贻白指出:“本书所述,纯就中国戏剧固有的事物立言。故截至今代的皮黄剧而止,话剧虽为后起之秀,但因别具渊源,自当另文详述,不涉本书范围。”^{[4]凡例(1)}由此可见,周贻白从源流上区分了中国戏剧(实即“中国戏曲”)与舶来的话剧之间的差异。中国戏剧是中国“固有的事物”,它源于中国古代的歌舞;而话剧传自西方,根本就属于另一系统。此外,“凡例”虽然提到“截至今代的皮黄剧为止”,但《中国剧场史》实际上超出了这一时限。在谈论剧场的演变时,周贻白甚至追溯了当时人气很盛的上海戏园,指出上海戏园从最初的草率搭建到后来模仿京式戏馆建造,近代又参合了欧美剧场建筑的元素,使电影场与剧场已无明显的分别。从这里又可以看出,周贻白虽然将戏曲与话剧区别开来,但对于一些戏园的欧化趋势却并不回避,并将这些客观事实如实地记录在案以便完整地呈现戏曲剧场的发展。

其次,通过关注外来舞台风气对国内剧场的影响,周贻白试图寻求戏曲与其他国家戏剧在艺术审美上的互通性。如清末首现于上海、后风行南北的北欧式马蹄型舞台,民国初年在上海、汉口、长沙等城市出现的日式转动舞台,以及话剧布景的流行对上下场

门的影响等等,周贻白对它们带给戏曲的影响都作了认真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当时逼真布景、装置盛行却仍然依程式演出的状况,周贻白表现出了忧虑,他说:“上下场门固未尽废,但自布景之法大行,即非加层的建筑,实际上已不止两个场门了。”^{[4](24)}作为戏曲演出枢纽的“上下场门”,都受到了外来写实布景的冲击,可以想见戏曲演出在当时的处境了。

第三,采用通俗易懂又符合现代需求的剧场术语。如元杂剧中动作称“科”,宋元南戏中称“介”或“科介”,而皮黄剧中称为“做工”,周贻白则将之统称为“身段”。“身段”这一称谓,既全面概括了不同时期中国戏剧中的表情动作,又显示出了它与舞蹈之间的渊源,更便于人们理解和研究。又如,中国戏剧中所用杂物旧称“砌末”,或写作“切末”。周贻白在提到这一概念时注意到,受日本剧场术语的影响,“砌末”在近代常被称作“道具”。周贻白分析说,实际上依“砌末”是零碎杂物的意思,称之为“小道具”则更恰当。

由此可见,周贻白的剧场研究即不盲目崇外也不固步自封,他不但从时间上将剧场的研究扩展到近代,而且也将中国戏剧置于世界戏剧的版图上予以思考,其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二

周贻白对“剧场”的理解不局限于我们今日所说的“供演出戏剧、歌舞、曲艺等用的场所”,^{[6](615)}而是以西方的“Theater”为参照。这个源出于古希腊的词语原意是“看”。这个词沿用至今涵盖了“戏剧、剧团、舞台、客座,及其他关于戏剧的各方面”,^{[4](1)}也即是“戏剧的全部”。对西方戏剧“Theater”概念的借鉴并没有扰乱周贻白对中国剧场溯源的思考。在思考剧场源头的问题上,周贻白基于中国戏剧源出于歌舞的事实,认为在戏剧产生之前,歌舞演出的地方就是剧场的前身。从汉代百戏之场到唐代歌舞故事场,戏剧的轮廓初具,剧场略显其形。宋代的勾栏是中国最早的剧场,宋元以后最普通的剧场一般是神庙,清代出现了正式售卖客座(营利)的茶楼、戏园。在这种条分缕析、追本溯源的探索之上,周贻白指出了中国戏曲艺术的两个主要特征。

第一,中国剧场源于空场子。周贻白将中国古戏台归纳为四种基本形式,并绘图(见图1)予以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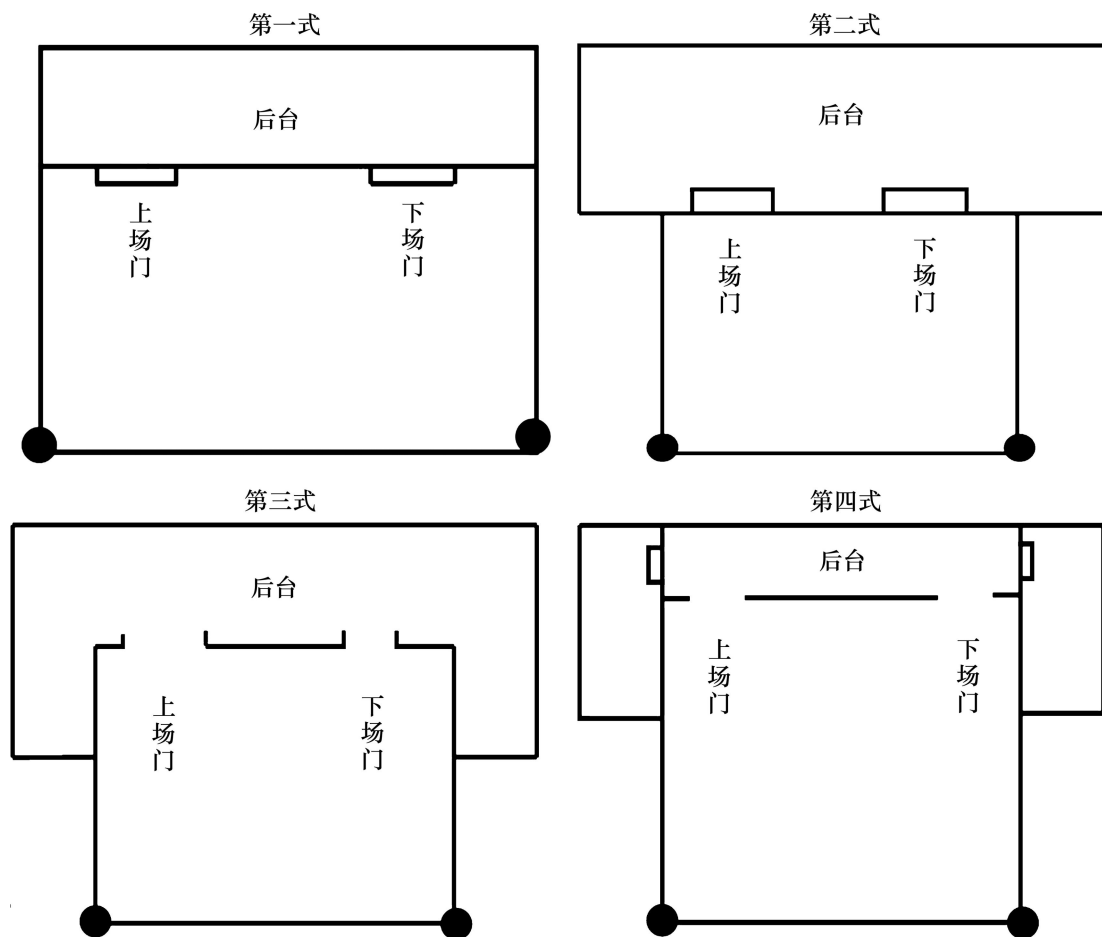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古代戏台的四种基本形式

明。^{[4](14-15)}这四种形式虽由神庙戏台总结而来，但它们却囊括了较神庙戏台低小的私人宴舞台，以及富丽堂皇的内廷戏台所具有的形式。

从四类古戏台的平面图可以看出：不变的是三面开口的方形舞台面和上下场门的设置，而变化的是后台面积的扩大和客座逐渐包围舞台的趋势。由图还可以推测出，由于后台的出现使得演员在中心、观众四面围观的观演形态发生了改变，即变成了三面观看。四面围观的观演形态在《诗经》中就有记载。如《诗经·陈风》所载：“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7](54)}“宛丘”即四周高、中间低的地形。这首公元前7世纪的民歌记载了陈国百姓不论季节，借着高低错落的地貌观演舞蹈的事实。又如唐人常非月的诗《咏谈容娘》：“举手整花钿。翻身舞锦筵。马围行处匝。人簇看场圆。……”^{[8](2125)}显然，这些民间歌舞都是依自然地形而在空场子上表演，直到临时性的看棚出现之后，戏曲的观演场才逐渐建筑化，观演视野也随之调整。周华斌的《中国古戏楼研究》一文

将传统演剧场所归纳为四类：“撖地为场(流动型)”、“开放性广场(庙会、露台)”、“封闭型厅堂(堂会、宴乐)”和“专业化剧场(勾栏、乐棚)”。^{[9](87-107)}这四种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戏曲舞台的发展规律及其特点。但是无论中国的传统演剧场所如何变化，几百年来，戏曲演员有舞台可以表演，没有舞台也可以表演的事实从未改变。

第二，戏曲上下场是场上搬演最关键的技巧。周贻白认为上下场门是戏曲研究者所必须钻研的一项技巧。中国各地方戏剧能够同台献艺，在舞台方面“首先决定于上下场”。^{[10](184)}从编剧工作开始，上下场的安排便操纵着剧本中的时空交替、排场更动、脚色劳逸以及关目疏密等等。到了舞台上，还要使音乐、开场散场等与之配合。因此，周贻白肯定地说：“中国戏剧的舞台，就是脚色们的上下，要演一出好戏，便得看上下场怎样处理，亦即看怎么使剧中人物来去分明而发展剧情或表现剧情。”^{[10](184)}即脚色的上下是贯穿整个戏曲舞台的基础，也是检验剧场演出高下的标准之

一。上下场门曾被称为“鬼门道”“古门”“牛口”等。据清代学者焦循的《剧说》载:“柁肆中,戏房出入之所,谓之鬼门道,言其所扮者皆已往昔人,出入于此,故云鬼门。愚俗无知,以置鼓于门,改为鼓门道,后又伪为古,皆非也。苏东坡诗有云:‘搬演古人事,出入鬼门道。’”^{[11][12]}由此可知,上下场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是一切戏曲搬演的必要路径。周贻白对中国传统戏剧的上下场技巧的深入分析,符合戏曲舞台的艺术表现形式的要求。他对上下场的准确定位也为后人正确领悟中国戏曲艺术的丰富内涵提供了契机。戏剧理论家阿甲曾著专文对周贻白提出的上下场问题进行过细致的剖析。阿甲分析了戏曲上下场的意义、特点及其重要性,并将之与话剧相比较,指出话剧由布景决定了上下场的固定不变,而戏曲则由脚色的行为决定了上下场的灵活变换,显然,两种戏剧形式有本质的不同。由此,阿甲不但重申了“上下场的分场方法,是戏曲舞台表现方法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明确指出“唱、念、做、打,是统一于上下场舞台规律的表现形式”,而且戏曲艺术的舞台表现形式“就是通过上下场的规律来表现生活真实的”。^{[12](47-54)}由此可见上下场对于戏曲舞台的重要价值。

三

周贻白的《中国剧场史》的第二章名为“剧团的组织”,它由“剧团”、“脚色”、“装扮”、“砌末”、“音乐”五节组成。^{[5](目录 1-2)}将这一章置于“剧场的形式”与“戏剧的出演”之间,可见周贻白对剧团的重视程度。剧团旧称戏班,“班”以前又有“直”、“部”、“甲”等称谓,例如“云韶班”“钧容直”“菊部”和“杂剧三甲”等等。这些戏班名称的变化表明了戏曲与古代歌舞的渊源关系。根据成员性质而称呼的“科班”、“家乐”(即私人戏班)、“髦儿戏班”(即女子戏班)则见证着戏曲在演进过程中逐渐引进多种艺术形式的过程。例如“科班”源自汉代集合儿童授歌,近代有“富连成班”、“中华戏曲学校”等。又如“髦儿戏班”源出古代女乐,唐宋以后有女子串演戏剧,近代受外来戏剧影响出现了男女合演等等。戏曲艺术的综合性特征在戏班的历史中也可窥见一斑。此外,戏班组成成员的丰富多样,使得行当、装扮也发展起来。元杂剧脚色较之宋元南戏的大量增加就是很好的说明。如俌儿、爷老、卜儿、老旦、小旦、末、小末等等,表明男女老幼都可登场。其中旦

色的名目最多,可以想见旦色的扮相在场上会有多么丰富。

戏班是“演戏者的集体组合”。^{[4][34]}这一“集体组合”中包括脚色、司乐者、事物管理人(即管事、管箱)、检场人、梳水头人等等。梳理戏班的发展脉络,并将之与戏曲演进的各阶段相互参照,这对于全面了解中国传统戏剧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张发颖的《中国戏班史》就详细探索了戏班的历代变迁、票房票友制度、名角挑班制度、艺人培养方式、经营管理模式等等,从社会、经济、政治等角度完善了戏班的研究。^[13]

综上所述,《中国剧场史》被誉为“前无古人的开山之作”是当之无愧的。^[14]虽然在今天看来,《中国剧场史》尚不足以概括中国剧场的全部,但“在广大农村和城镇剧场资料尚未健全之时,作为中国第一部剧场史著作,它的体制和规模已经相当可观,首创之功是四方认同、不可磨灭的”。^{[15](87)}由此可知,周贻白的《中国剧场史》是中国第一部初具体系的剧场史著作,它为以后的中国剧场研究铺平了道路。

参考文献:

- [1] 余上沅. 国剧运动序[A]. 国剧运动[M]. 上海: 新月书店出版社, 1927.
- [2] 宋春舫. 宋春舫论剧(第一集)[M]. 上海: 中华书局, 1923.
- [3] 刘丽文. 论周贻白先生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与贡献[A]. 场上案头一大家: 中国戏剧史家周贻白百年诞辰祭[C]. 傅晓航周华斌.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00.
- [4] 周贻白. 中国剧场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6.
- [5]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3.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7] 朱熹. 诗集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8] 常非月. 咏谈容娘[A]. 全唐诗(六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9] 周华斌. 中国古戏楼研究[A]. 中国剧场史论(上卷)[M].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3.
- [10] 周贻白. 中国戏剧的上下场[A]. 周贻白戏剧论文选[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 [11] 焦循. 剧说(卷一)[M]. 北京: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 [12] 阿甲. 生活的真实和戏曲表演艺术的真实——谈舞台程式中关于分场, 时间空间的特殊处理等问题[A]. 戏曲美学论文集[C].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
- [13] 张发颖. 中国戏班史[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3.

[14] 赵景深. 中国戏剧史序[N]. 中央日报, 1947-07-18. (“俗文学”副刊)

家: 中国戏剧史家周贻白百年诞辰祭[M]. 傅晓航, 周华斌.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00.

[15] 冯俊杰. 读周贻白先生的《中国剧场史》[A]. 场上案头一大

The Introduction of *Theater*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ater Concept ——Re-read *History of Chinese Theater* by Zhou

WANG Wen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nan University, Wuhan 430056, China)

Abstract: Zhou Yibai accepted Western concept of “theater” to start exploring theater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operas. From three aspects of “theater organization,” “opera troupe” and “theater performance”, his book of *History of Chinese Theater* first analyzes early forms of Chinese theater. In addition, Zhou Yibai also tries to focus on the foreign stage standard’s impact on the domestic theater in order to study the aesthetic differences and interoperability between Chinese operas and other countries’ dramas.

Key Words: Zhou Yibai; theater; dramas; *History of Chinese Theater*

[编辑: 胡兴华]

(上接第 208 页)

An Analysis of the Ecology Cultivation of Sanyan and Erpai

YANG Zonghong

(Chinese depart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10)

Abstract: Vernacular novels named Sanyan and Erpai inherited the subject matter and spirit of ecology in the Myth of the Pre-Qin Period, Ghost Story of Liu Dynasty and Romance of Tang Dynasty. The subject matter of vernacular novel was full of tremendous cultivation meaning because of the commercial and colloquial characteristics. Specifically speaking, it holds that everything has life and feeling, and the education of eco-ethics, the ecological philosophy education of person and object are combined into a union together with the ecological practice education of “recognizing the origin”. Because of the special form of vernacular novel,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eco-ethics education is much more popularized. Thus, a re-acquaintance with the ecology idea of morality cultivation has som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Sanyan and Erpai; ecological morality; cultivation

[编辑: 胡兴华]